

我的軍旅生涯歲月之十一

· 歐陽漪荃口述，高興華整理節錄 ·

我雖身在美國「駐美採購團」，心中除了惦記臺灣本島的妻小，也常常思念住在美國西岸的母親與繼父。雖然身處同一個國家，但由於美國國土面積廣大，要去探望家人一趟也不容易；原先母親和繼父在奧勒岡州（State of Oregon）住得很習慣，當年為了能距離我近一些，特地搬到亞利桑那州（State of Arizona），因繼父約翰大叔患有鼻竇炎，不習慣太冷天氣，若再往北搬遷對他不太合適，他們不考慮再搬家。

即便在美國工作長達三年半，母親和繼父也一直留在亞利桑那州，但我卻難有時間多去探望他們，由於工作職責所在，我沒有屬於自己的假期，在美國幾乎從未休假，甚至有時需要加班處理緊急案件；因此，赴美的時間只曾探望二老不超過三次，心中甚感愧疚；對國內的家人也充滿歉意，隻身留美數年，一回到家裡小孩彷彿是突然間長大；他們的成長歷程，都靠太太一個人辛勞在臺北操持生活，駐外人員內心最艱難的辛苦，莫過

於身處遙遠他鄉，對長期妻兒的盼望思念。

任期屆滿後，終於盼到返國時刻，當我踏上這片親切的土地，第一時間趕回空軍總部報到，這是因為派駐國外採購工作人員的缺額，都編制於空軍總部作戰署裡，想起我出國前在作戰署工作，當初外派人員都必須經過「忠貞調查」，出國人員要有單位主管充當擔保人，我受到作戰署署長司徒福將軍幫助，才能順利出國任職，有一次他因公到訪美國，還特地過來跟我說：「歐陽！你知不知道，我是你派來國外工作的擔保人啊！我這次要來訪美國，身家背景重新受到追查，他們發現當初歐陽漪荃的擔保人就是我啊！」這件事被司徒福將軍引為趣談，後來他晉升為總司令，自然不必考慮擔保問題了。

在美國任職期間，我曾遇過一些頗有名氣的人，像是陳香梅女士，就是因為司徒福將軍的關係，才得以和她見面。陳香梅跟司徒福由於祖籍和出生的地緣關係，是早已認識的舊識

；司徒福總司令希望有人陪他拜訪陳女士，因此帶著我一起在水門那裡見她；我們早上到她家做客，由陳女士請吃早餐，她的公寓富麗堂皇，我從此認識了陳香梅女士。之後，陳香梅女士又介紹被譽為「中國小提琴第一人」的馬思聰和其家人與我們見面。

天下事，有時真是無巧不成書，馬思聰一家人，我小時候在家裡就認識了，他曾兩度赴法學習音樂，學成歸國聲譽鵲起，頗負盛名；到了中共建政後，馬思聰在中國大陸持續發展，曾經做到中共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，後來遭文化大革命清算鬥爭，不得已出走美國；當我初到美國工作時，曾透過友人居中傳話，我跟馬思聰一家聯絡上，起初他們很害怕，疑惑為什麼有臺灣的人要來找他們呢？後來才知道，原來要找他們的是舊識（歐陽漪荃）。當時他們住在美國華盛頓郊外，我曾經去拜訪他們一家人，一起暢談當年在大陸上的回憶往事，不禁感慨之至。

探望馬思聰一家期間，曾開了一個笑話，是關於當兵的事情。他的兒子叫做馬如龍，女兒叫馬瑞雪，女兒個子嬌小，馬如龍身型也不高，面容白皙，當馬氏夫婦歷劫歸來，來臺灣舉行巡迴演奏會，他倆夫妻囑託我幫

忙照顧子女，結果碰巧遇上美國兵役單位的徵兵抽籤作業，兵役通知單通知馬如龍要去當兵，我趕忙跟美國中央情報局（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，縮寫CIA，中文簡稱中情局）聯絡，由於當初CIA曾協助馬氏夫婦一家人從香港來到美國，就連華盛頓郊外住的那幢房子，也是他們幫忙安排好的，經過溝通協調，幸好事情平靜無波的結束了，所以當陳香梅女士介紹馬思聰夫婦與我們見面時，他們發現我也認識陳女士，不免感嘆世界渺小，緣分奇妙。

此外，我們也在華盛頓雙橡園大使館的武官處舉辦活動，那時王叔銘總司令已離開空軍總部，赴美擔任軍事代表團的團長，常駐紐約。他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好長官，對我也特別關照，我跟這位空軍老前輩，同時也是以前的老長官，有深厚的私人情誼，這位老虎將軍一直對我十分照顧，每次他來華盛頓，總是請胡旭光處長轉達道：「告訴歐陽漪荃，到旅館來看我。」聞聽消息，我立即前往拜會，陪他一起吃早餐。

大家都知道，王總司令發起脾氣來很嚇人，尤其是在空軍總部可是非常有名的，主要原因是下屬在電話裡面跟他報告事情，如果不能清楚說明

，王總司令脾氣一來就會摔電話，一個月不知道要摔壞幾部電話，也許因為他對部屬的要求極為嚴格，所以大家都很畏懼他。有人問我「你怕不怕王老虎」，雖然王總司令脾氣火爆，但為人十分正派，並且我跟他的階層相差太遠，反倒私下常跟王總司令開個小玩笑，所以一點都不怕他，但在和王老虎日常相處，我一直都相當尊敬他，猶記得某年，在王總司令的生日壽宴上，他曾有感而發，語重心長的慰勉我：「歐陽漪荃，你是真正的英雄」。知我者，其惟王公乎！他真



王叔銘總司令雖行事作風嚴格，但曾私下讚賞：「歐陽漪荃（圖中揮手者），你是真正的英雄」。

的是一位令人難忘的好長官，這些生活點滴永遠值得我紀念。身在異鄉三年多，終於任期屆滿，交卸職務後回到臺北，久別家人重逢團聚，共享天倫之樂，歡樂之情，溢於言表，闔家團圓，其樂也融融。

回到空軍總部述職報到，承蒙總部長官關愛，徵詢我是否有意願回到戰鬥部隊，我本身有意願回到空勤職務，但是部隊上各主管（管）職位沒有空缺，許多和我官校同期同學，都已在部隊歷練中隊主管，短期內沒有適當職缺安插我進去。想不到外語學校受訓兩年，駐美採購團服務三年半，短短五年半的光陰，人事變化如此巨大，即使我有心回到部隊，現實狀況卻騰不出適當職位讓我擔任，我想，這應該是上天的安排吧！

後來，總部安排我在聯絡官室擔任聯絡官，這時中東地區發生六日戰爭（又稱第三次以阿戰爭），以色列在極短的時間內，先發制人癱瘓埃及的空軍，更對約旦、敘利亞兩國支援的空中襲擊兵力，施以重大打擊，這場舉世矚目的戰爭，以色列徹底掌握中東地區的制空權，為軍事勝利奠定穩固基礎，更在全世界出盡了鋒頭。我國政府為汲取以色列的空戰戰法，特別邀請該國空軍作戰計畫處處長來

臺經驗分享，空軍總部則臨時指派我陪同前往全臺各飛行聯隊，擔任六日戰爭口譯講解工作，以色列處長播放幻燈及英文解說，我則現場即時翻譯，這項任務圓滿達成，對我而言是一項意義非凡的工作。

松指部聯絡組

在聯絡官室工作時，某天巧遇廣東同鄉——空軍松山基地指揮官蘇湘，他剛好來空軍總部開會，見我就問：「歐陽，你剛剛回國啊？」，我答：「是啊！」他接著問道：「你要不要來我這兒做事，屬一級單位主管，編階是中校，目前沒有更高的職位了」，我說：「沒關係，如果長官看得起我，我就去。」隨後他馬上跟總司令報告，請求把歐陽漪荃調到松山基地去當聯絡組組長，經長官同意，我立即調往松山基地，在那裡擔任一年半聯絡組組長的工作。

蘇指揮官對我禮遇有加，也相當肯定我的能力。他是運輸部隊出身，我剛下部隊就到嘉義四大隊擔任戰鬥機飛行員，未曾在運輸單位服務，我們兩人過去素無淵源，但我的工作足以勝任，需要跟外國人溝通時，我的英文也可以應付自如，從未給長官出過差錯，所以蘇指揮官十分賞識我的工作表現，擔任聯絡組組長的日子，

工作氛圍相當愉快。他對我的的人生歷練與啟發，足令人感激難忘。

總司令辦公室參謀

有一次空軍總部人事署署長陳漢章將軍（空官七期）來松山基地視察，他遇見我之後，就指著我肩膀上面（肩飾）問道：「歐陽，你的中校當幾年了啊？」我答：「五年了。」他說：「我準備幫你做一個安排，要同意的話，就調你到空軍總部，擔任總司令辦公室參謀」。這項人事規劃的主因，是當時美國、日本兩國與我國尚有正常外交關係，我國空軍有一項行之有年的規矩，就是空軍總司令在卸任前，循例要到美、日兩國拜會對方的空軍總司令，當時長官安排了這項拜會計畫，所以署長特別交代我：「歐陽，你對美國熟悉，在華盛頓待過三年半，你陪總司令去拜訪美國，一定沒有問題，到時返程順便到日本去訪問！」在長官的指派與照顧下，我當然從命，也因此順利晉升上校。

在松指部聯絡組後期，準備調任總司令辦公室初任參謀那段時間，曾發生一件總統專機（波音七二〇飛機）的採購弊案。當時空軍專機中隊的總統座機組想更換飛機，經手人是我們空軍的小老弟，傳聞他跟美商勾結，疑似出現貪汙行為。這件事情爆發

後，總統府侍衛長孔令晟親自處理此事，他馬上將這一位曾在總統府擔任副武官的空軍小老弟抓起來，依照貪汙案罪嫌軍法究辦。

這段時間，我已調到總司令辦公室，有一天夜裡突然接到王心一學長（空官二十六期，比我高六期）的緊急召返電話：「歐陽你趕快回來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加班」，我立即返回空軍總部，此時看見總司令早已坐鎮辦公室，空軍軍法局局長也到場，大家擠在小小的空間，嚴肅地討論這件事情；那時對貪汙案的處置，非常直接、明確而迅速俐落，由於人（物）證據鑿，就立刻把涉案人員抓起來，依法究辦，絕不寬貸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當年總統專機曾衍生採購疑雲，在總司令坐鎮指揮下，處理起來直接明確且迅速俐落，由於人（物）證據鑿，就立刻把涉案人員抓起來，依法究辦，絕不寬貸。